

恋恋油菜花

张秀玲

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的暮春时节，辉煌一时的油菜花也次第谢了。犹如年迈之人总喜欢在晚年追忆曾经的似水流年，我也静默下来，梳理油菜花的那些事儿。

油菜花开满地黄，丛间蝶舞蜜蜂忙，描述的就是乡间春天景色。打我记忆开始，油菜花就一直落户于乡间阡陌田园。还是春意料峭时分，油菜花含苞欲放，过不了几天，就争奇斗艳，蜜蜂缠绕。放眼一望，大地似乎被粗心画家不小心泼了一地翠绿的颜料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只是在那物质匮乏年代，任何风景都转化为物质利益，加上普遍种植，那时的油菜花不是风景，仅是富有实用价值的植物而已。

直到1989年前的一个春天，去婺源游玩，

那一地灿烂的油菜花惊醒了我这个梦中人，让我顿时痴狂以致失语。寻常不过的油菜花开在那个灰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周围，竟是如此惊艳，其色彩的浑然一体，使人驻足赞叹。

几年前，家乡桐浦的油菜花大面积种植，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天地间似乎只有金黄色的油菜花和天空对抗。游人蜂拥而来，近在咫尺的我们，去了一趟又一趟，乐此不疲。从此，我本能将油菜花视为春天一个独特物语，每逢春天，总是抽空往野外乡间或穷乡僻壤走去。一路过处，总能和油菜花不期而遇。哪怕是零星一畦，我总是会心一笑，驻足陶醉，永不厌倦。那是一种令人心旌摇曳的颜色，如果恰遇明媚春光，那更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妖艳啊。



金川的油菜花

自以为到这个时候，几乎阅遍油菜花风光无数。世间的美景都是在邂逅，想不到湖岭金川的油菜花让我如痴如狂。

那天，金川的同学发了一组老家油菜花的相片，我还将信将疑，得到证实后，心猿意马的我马上请同学带路。那天虽然下着毛毛细雨，可我游兴不减。走在水渠边，田埂上，油菜花在身边摇曳，穿梭花丛中，心里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喜悦。这里田园一律是梯田结构，当我们在东川村远望对面的英山，油菜花因了梯田特有层次结构，加上雨后山区云雾缭绕，简直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。梯田因了油菜花，更有生机，油菜花因了梯田，极富错落。两者就是这样相得益彰，我们就这样长时间凝望对面。看而不厌，我们又驱车到英山那边，遥望刚才的东川村，依然绰约，真的是相看两不厌。

当我把游玩照片发到空间时，引发好友们的艳羡。她们按捺不住，第二天马上叫我带路，意犹未尽的我欣然答应。想不到，这些女同学玩得更疯狂，姿势多样，不停拍照。翠绿的油菜花，把我们映衬得更加亮丽，每张照片都很艳丽。一同学说恨不得剪了这颜色为衣，穿在身上肯定好看。多有创意的想法，古诗就云，荷叶罗裙一色裁呢。

油菜花是美丽的，但因了周边的青砖黛瓦，因了蔚蓝明净的天空，因了错落有致的梯田，那种美丽被演绎到极致。好像一个美女，借助不同服饰，彰显不同的魅力。有人还将之种植为一个“爱”字，引得游客赞叹不绝。

在我写下这段文字时，正观看《肖申克的救赎》。主人公最后选定一处海边作为自己的魂灵救赎之地。于是乎，对着文字中那片油菜花盛开的地方，我的心便开始朝圣了。

享受平静

高振千

当晨曦透过窗帘，映照整个卧室时，不论是明媚还是暗淡，床前的电子钟都全天候亮着。到点按时起床，按部就班拾掇后，便出门了。

上班，或步行或坐车，大抵取决于天气。

步行线路基本不变，偶然的不同在于心情的驱使。沿路风景熟悉又陌生，路、巷、街的长短，要走多少分钟，基本上是固定的，两旁夹道的店铺，有关门的就有新开张的，有一成不变的也有不时变更的；在固定时间和固定地段，迎面错过的有几张经常遇见的脸孔，更多的是匆匆掠过的陌生人。

小吃店、早点店、理发店、补鞋店、草药店、五金店，沿路各种店栉比鳞次，只可惜人行道常被占用，行走的路径总被扭曲，只能在心里悄悄地骂，只可惜那些路口来来往往的车辆，总是不让人先走。

坐车喜坐窗边，好在遭遇红灯和堵车时，可以观赏窗外车来人往，来摆脱无聊和烦闷。哪条路两车交会要相互等候，哪个路口有时候要等几个绿灯，哪个地方转弯要变道，早已了然于心。打量相向或者同向车辆，不同的型号，不同的驾驶员，总会吸引人好奇的目光。上上下下的人，男女老少，千姿百态，何尝不是一道风景。

总能提前在传达室考勤机上摁下指纹，也开启了新一天的波澜不惊的工作。整洁、井然的办公室，少人打扰的静谧环境，虚掩上门，可以专心致志、聚精会神做事。久了，累了，倦了，可以站在窗前凝视两行榕树和操场一角，可以目睹桥头榕树掩映中的掠过汽车，透过高楼大厦缝隙远眺云江大桥上的川流不息。

午餐时间，食堂菜肴琳琅满目，总有几样适合自己胃口的。清清爽爽的餐厅，和善可亲的同事。老发觉自己进食速度有点快，却怎么也控制不了。或许是一种习惯，按需所需，一直以来都是“光盘”行动。

饭后喜欢在操场上走几圈。沐浴在风和日丽中，消释进餐后饱满，放松也有一份惬意。再回到办公室，在电脑里播放音乐，轻音乐、流行歌曲应有尽有，老的怀旧的、新的现代的，无所不听。午间就这样美妙地消遣着。

下班回家，躺在柔软的沙发上，打开电视新闻，暮色渐起。两人的饭菜简单，一荤一素，从容地吃喝，特别舒坦。这年头，不想打扰别人的生活，也没人来打扰自己，难得一份自在和清静。

除新闻外，偶尔也观看连续剧。明知情节假惺惺，有时也会被吸引，虽不缺胡编乱造，但也能反映现实生活。离开电视节目，自然是打开电脑，在网上逛着那些熟悉的网页。来了灵感，就打开电脑空白文档，在键盘上输入自己一行行的感觉和思考。

每周假日，一般回老家看望父母，再电子信箱上几个小时，尽管没做什么，见到了便有些放心和心安，或穿着睡衣窝在家里，可以整天不出门，随随便便、随心所欲，懒散得不能再懒散，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。不知是自己忘记这个世界，还是这个世界忘记自己。

这个年龄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一路舒坦走来，没什么波折，你会觉得平静的日子平淡无奇，甚至还有点乏味。然而，这种平淡有一天被打破时，你就会好好地珍惜。在人生大道上，该来的终究会来，你无法拒绝和回避，只有坦然地面对。其实，守住一份宁静，何尝不是一种享受。

无巧不成书

金洁

近日，我参加教师专业发展培训，刚坐下，就收到一位家长微信：金老师，你的文章《同名同姓》又在温州日报发表啦！

此文写的是我同名同姓引发的尴尬小插曲：一是有一次去体检中心体检，排队等候B超检查，当医生报到下一个“金洁”时，我便要往床上躺，这时旁边一个女的说她先来。我以为她要插队，愤愤不平之余，便向医生提出质疑。哪知医生不紧不慢解释说，刚好两个同名同姓的紧挨在一起，后面那个“金洁”才是我。误会消除了，我们都笑了。那个金洁说：瑞安日报上也有一个经常发表文章的金洁。我情不自禁扑哧一声笑了，心想此乃本人也！二是有一次去银

行领取温州日报稿费，柜员小姐说汇款单上收款人姓名后面多了个“1”，与我身份证姓名不符，这钱不能取，我便打电话到报社询问怎么回事，对方说因为有两个同名同姓的“金洁”发表文章，所以在我姓名后加个“1”用以区分。又是这么凑巧的事！

《同名同姓》发表了，在旁边还配了一幅漫画插图，并附有调侃性文字，这么多“金洁”。正当我埋头看这幅插图时，开始点名了，“金洁”，老师拉长声音叫我名字，我正要抬头应答，却听见一声响亮的“到”。声音是从后排传来的，我扭头一看，见是一位年轻女老师，便忍不住好奇地问：你也叫金洁？对方一愣，接着反问：你也叫金洁？我

们相视一笑，哈哈，有时候这世界还真小，两个同名同姓同系统的人坐在同个教室的前后排听课。更有趣的是，当我正读着自己的文章《同名同姓》时，另一个关于同名同姓的故事正悄悄发生，真是无巧不成书啊！

第二天，开始点名前，老师特意说明班里有两个“金洁”，前一个是瑞安市实验小学的。这才知道头天上午我们两个“金洁”其实是替对方应答，但这又何妨，管他此“金洁”，彼“金洁”，因为这样的巧合本身就是缘分。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，那么两个同名同姓的人同处一室培训充电，该是前世多少次深情凝望的结果呢？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会心一笑。

鸭蛋和蛇蛋

张鹤鸣

老鸦这两天特别兴奋，快进入更年期的老太太竟然还能下两个鸭蛋。

老鸦认真地孵蛋，一刻也不敢离开，因为高枝上站着一只猫头鹰。这家伙总是开只眼闭只眼，模样怪怪的，肯定不是好东西。

喂，大家注意，树下有蟒蛇，你也小心点，乌鸦妹妹！猫头鹰提醒道。

谁是你妹妹？丑八怪！

嗨，这臭乌鸦，给脸不要脸！你以为自己是靓女啊，骂别人丑八怪。长得丑怎么了，我的心地可好呢！

哼，你以为我会上当吗？见到你就恶心！

乌鸦以为骂它几句会离开，可猫头鹰不跟它计较，安静地在原地安歇。倒是老鸦憋不住，她离巢想喝口水，顺便找点吃的。

这时候，蟒蛇爬进鸟巢，吞食了两只鸭蛋，留下两只蛇蛋。

老鸦回来时，猫头鹰又发话了：喂，蟒蛇来过了，查一查丢什么没有？

老鸦看了看鸟巢，两只鸟蛋安然无恙。便没好气地说：谢谢提醒，没少一根羽毛！说着便又专心孵蛋。

不多久，孩子先后出世。可怎么看都不像鸦妈妈，大约是临近更年期，体力不济，生了两个残疾孩子。唉，没法子，毕竟是亲生骨肉，先养起来。

乌鸦每天觅食，辛苦喂养两个孩子。

孩子长得很快，可越长越像小蟒蛇。猫头鹰见了，忍不住又警告老鸦：分明是两条小蟒蛇，赶快离开，要不然，迟早遭报应的！

我千辛万苦将它们养大，不是生母也是养母，我遭什么报应啊？老鸦一肚子愁

苦无处可诉，便朝猫头鹰发火。她早明白，这两个孩子确是两条蛇。

老鸦语重心长地说：孩子啊，虽说你们不是我的亲骨肉，但我一直把你们当做自己的孩子养大。现在妈老了，再也不能为你们觅食了。你们自己找点吃的，顺便给妈也带点食物来。这叫反哺，是乌鸦家族的光荣传统。老鸦这番话谁听了也会动容，但小蟒蛇不然，它们想：既然不是亲生，而且又老得飞不动了，那还活着干吗？于是它俩缠住老鸦的脖子。

老鸦这才理解了猫头鹰的好意，可惜为时已晚，她感激地看了一眼猫头鹰，很快停止呼吸。

电话

65818090

941222480@qq.com

蛇年蛇趣 8

